

赣鄱文化研究丛书

宋代临川文化研究

龙晨红·康芬·王河·真理◎编著



临川文化被称为『建构赣文化的重要支柱，华夏文化的一朵奇葩』，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它一夜之间

突兀而起，俨然执全国文坛之牛耳，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呢？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赣鄱文化研究丛书

宋代临川文化研究

龙晨红·康芬·王河·真理◎编著



临川文化被称为『建构赣文化的重要支柱，

华夏文化的一朵奇苑』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它一夜之间，

突兀而起，俨然执全国文坛之牛耳，

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呢？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宋代临川文化研究 / 龙晨红等编著 .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 2017.3 (赣鄱文化研究丛书 . 通论卷)

ISBN 978-7-5068-6125-0

I . ①宋… II . ①龙… III . ①文化研究—临川区—宋代 IV . ① K29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9981 号

宋代临川文化研究

龙晨红 康芬 王河 真理 编著

责任编辑 刘 娜

责任印刷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田新培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80 毫米 × 260 毫米 1/16

字 数 416 千字

印 张 28.25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125-0

定 价 8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临川文化是最近一段时间来，研究最为热闹，成果也最多，叫得也最响的一种江西区域文化，被人们称为“建构赣文化的重要支柱，华夏文化的一朵奇葩”。临川建置于东汉和帝永元八年（96），当时称临汝县，三国时置临川郡，隋时又将临川郡易名为抚州；临汝县更名临川县，由是一直沿袭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同属于临川文化区域内，并与临川相邻的南城县，虽建置早于临川，但临川县城历来都是郡、州、路、府、区之治所，成为赣东中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重名望胜于南城，更胜于本区域内任何一座县城。故冠名“临川”来表述江西此一区域的文化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临川文化区域主要以今日抚州市的临川区及东乡、金溪、南城、资溪、南丰、广昌、崇仁、宜黄、乐安、黎川一区十县构成。在宋代，临川区域包括抚州府（辖临川、崇仁、宜黄、金溪、东乡5县）与建昌军〔辖南城、南丰、新城（今黎川）、广昌4县〕两个军州建置，大致在今日所框定临川区域之内。

虽然临川建置于汉，但临川文化在宋以前尚默默无闻，未露头角。它不仅远远落后于中国北方的燕赵文化、三秦文化、齐鲁文化，亦远远落后于南方的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就是在江西，当时的洪州、庐山、饶州、袁州诸地文化，亦略胜其一筹。宋以前，临川区文化名人可以说寥若晨星，唐代江西64名进士中，临川区未有一名。虽然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曾惊叹“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似乎是在赞美临川区奇美殊异山水的文风昌盛，但这“临川之笔”实在不是本地

文人才子的光辉写照，而是异地文人在临川区播芳流韵的忠实记载。有人说这“临川之笔”是指东晋时期任临川内史的谢灵运，他沉醉于临川区秀美山水中，那笔底的芬芳，口中锦绣的临川山水诗，倾泻了这位绝代风流的山水诗人对此一方风土的无限留恋。也有人说这“临川之笔”是指东晋时任临川内史的中国“书圣”王羲之，曾巩在《墨池记》中专门介绍了他在临川城东“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勤练书法的事迹，那笔底的墨香，劲舞的线条，似乎在倾吐着“有志者事竟成”的千古箴言和升腾起的氤氲浓郁的翩然古风。在王勃之后，又有人将“临川之笔”与“楷书之圣”颜真卿联系起来，他花甲之年任抚州刺史，曾游历南城麻姑山，用端庄秀丽的书法写下《麻姑仙坛记》，被历代书家誉为“天下第一楷书”。甚至有人说这“临川之笔”是指南唐时期做过临川节度使的冯延巳，这位著名词人曾开启了临川乃至江西宋代词学的大门，史书称其词作“下启晏欧”，而形成西江词学一派，“晏”指临川的晏殊，“欧”指庐陵的欧阳修。

然而，到了宋代，临川文化仿佛一夜之间突兀而起，成为江西乃至全国的文化重镇。因此，这是一个英气勃勃的文化群英竞相怒放的时代：乐史、晏殊、曾巩、王安石、李觏、陆九渊等一大串闪光的名字，以文化泰斗式的雄姿，如日丽中天闪耀于两宋三百年之文坛；各种文化精英，如南丰三曾、临川二晏、金溪三陆等，以群体性、家族性的密集形式，如群星璀璨显现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这也是一个各种学术流派林立耸翠的时代，如盱江学派、象山学派、临川学派、西江词派，道教流派中的天心派和神霄派，中医药中盱江医学、建昌药帮等，都在此时开宗立派，名震后世。这也是一个科技英华大放异彩的时代，宋代临川农业经济迅速腾飞，农田大量开发，先进农业技术广泛运用，使临川的粮食产量位居全国前列。鲜白的大米源源不断地运往北南京畿之地，成为名副其实的赣东粮仓。在陶瓷制作技术方面，南丰白舍窑陶瓷一点儿也不逊于天下闻名的景德镇陶瓷。在纺织技术方面，抚州的莲花纱、临川醒骨纱，以独具一格的高超制作秘诀享誉当时，其制作的夏衣，成为达官贵人的最爱。在医学方面，杏林高手陈自明编撰的《妇女大全良方》，开

创了中医妇科的医学体系。盱江医学以炉火纯青的工巧医术和群体性面貌活跃于杏林医界。在天文地理学方面，宋初宜黄人乐史《太平寰宇记》更是一部包罗万象问天索地的地理名著……

是的，当我们如数家珍，将宋代临川巨大文化成就捧示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临川文化一夜之间突兀而起，与庐陵文化、豫章文化、饶州文化等区域文化一起，共同带动了宋代赣文化的繁荣局面，使宋代江西文化并肩齐鲁，抗衡陕晋，俨然执全国文坛之牛耳，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呢？

作者

2016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宋代临川文化兴盛的背景

第一节 便利的交通促进了临川文化与各地的交流	3
第二节 文化中心南移带动了宋代临川文化的繁荣	12
第三节 科举制度的完善促进了宋代临川文化人才的兴盛	27

○第二章 宋代临川文化发展的特色

第一节 从被动地吸纳到主动地开创	42
第二节 临川文化人才的群体性与家族性	53
第三节 临川才子与临川文化	82

○第三章 宋代临川文化在哲学方面的成就

第一节 李觏与王安石的救弊之学	94
第二节 陆九渊的心学理论	102
第三节 朱陆学派的争锋与交融	114
第四节 佛道的传播	124

○第四章 宋代临川文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

第一节	西江词派临川词人	148
第二节	曾巩与王安石诗文	159
第三节	曾巩与王安石家族文学	191
第四节	江西诗派临川人	212
第五节	宋代临川戏曲之初荫	218

○第五章 宋代临川文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

第一节	曾巩的史学工作与史学成就	232
第二节	宋代临川区史学著作述略	240
第三节	历史遗迹的文化重量	261
第四节	书籍典藏的文雅风尚	279

○第六章 宋代临川文化在教育方面的成就

第一节	临川区域的书院教育	292
第二节	宋代临川区的官学与私学	309
第三节	李觏与陆九渊的教育思想	322

○第七章 宋代临川文化在科技方面的成就

第一节 临川区农业与水利技术	336
第二节 临川区手工业技术的发展	344
第三节 临川地区的造纸与刻书技术	353
第四节 临川区中医学成就	359
第五节 临川区天文地理学成就	378

○第八章 宋代临川区域的风俗与特产

第一节 宋代临川文化区的风俗	388
第二节 宋代临川文化区的特产	411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宋代临川文化兴盛的背景

公元960年，时任后周殿前都点检的禁军头目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军事政变，一朝黄袍加身，建立了赵宋王朝。自此始，两宋延续近320年的时间。与其他王朝相比，它存在的时间并不算短，但盖棺尚未定论，对于它在历史上的千秋功罪，后人众说纷纭，然而有一条似乎得到人们一致肯定，那就是两宋王朝是一个文治极盛的时代。宋太祖为了根绝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将帅骄亢，海内失驭的政治局面，使赵宋江山能千秋万代承续相传，即在建国第二年（961），采取了绵里藏针的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方式，富于戏剧性地解除了诸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将帅们的兵权，又多多赐以金银财宝、良田美宅，让他们的权力欲望转化成物质欲望，日日在歌儿舞女、金樽美酒中，以终天年。同时宋太祖又采取了与杯酒释兵权相辅相成的大动作——以文治国，即在“宰相须用读书人”的口号下，大量地启用儒者文人，将他们充实到政府各部门中去。所以，何止宰相须用读书人，就是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地方州郡的各级官吏，大部分都是由文人担任。在宋统治者看来，纵有百余名文官贪赃枉法，也不及一名武将兴兵作乱来得厉害。因此又强令武臣读书，使他们逐渐儒化，懂得忠君之道。

由于一味地压抑武将、重用儒者的宏观政策的实施，造成了颇为怪异和畸形的历史局面：论武功，宋王朝可以说一无是处，虽然也出现过像岳飞那样可歌可泣、英勇威猛的将帅，但从整体来说，它三百余年的历史，就是时时被动挨打的历史。且莫说那燕云十六州早已拱手相让给了辽国，辽人的几次兴兵，就叫宋朝廷晕头转向，疲于奔命。后来又被金兵赶到江南，一味地赔款称臣，而换取一隅偏安，梦里且偷欢，屈辱地延续了150余年。最后被蒙古大草原卷来的狂飙飓风，吹得个人仰马

翻，最终被扫出了历史舞台。然而，论宋代的文治，却被后人津津乐道。

《宋史》中有这样一段评价：“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义，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宋史》卷202《艺文一》中华书局点校本）从学术思想来讲，有汉学、宋学之分，有宋明理学并称；从文学艺术来看，有唐诗、宋词之别，有宋元绘画并誉。中国历史上几个朝代相提并论的著名文化现象，似乎都少不了宋代。当然，就更莫说宋代涌现出那么多的风格各异的文化流派和群星璀璨的文化名人了。比如南宋朱熹，这位综罗百代的万世宗师，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仅次于孔孟。他的思想几乎成为宋以后历代统治者驾驭天下的工具。以他为首的“朱子学派”也风风光光流传和影响了六七百年之久，至今余波未泯，在海内外文化学术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还有那散文史上的唐宋八大家，令人称羡的唐代文化，也只有韩愈、柳宗元二位散文大家，其余六家都出现在宋代。这举不胜举的文化盛事，都不能不归功于宋代的极盛文治。因此近代文史大家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然而文治的阳光应该是不分厚薄地普照两宋大地，因此临川宋代文化突兀而起地繁荣昌盛，走在全国前列，愚以为还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节 便利的交通促进了临川文化与各地的交流

说临川区交通便利，首先要从整个江西地势交通说起。唐初年，王勃在滕王阁上，用文学家极漂亮的文字，高声赞美江西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时候，他似乎敏锐地察觉到了江西优越的地理形势：“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是的，江西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南岸，襟带长江，东连苏沪，可出东海；西接湘鄂，过高峡，可直达滇川。南引瓯越，出武夷，过梅

关，与闽粤交邻；北渡长江，可长驱中原。

江西四周虽东西南三方均为高山峻岭环抱，唯独北面依依滚滚长江，紧连长江的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全省境内南宽北窄，南高北低，长江的第二大支流——赣江由南向北横贯全境，全长 800 多公里，流经今寻乌、会昌、于都、赣县、万安、泰和、吉安、吉水、峡江、新干、清江、丰城、南昌、新建等县市。至南昌之后，又分西、南、中、北四支流，全部汇流于鄱阳湖流域，面积近 8.1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今江西全省面积的一半。赣江流量大，除赣州至方安上游段河道狭窄、水急滩多外，其余地段多水势平缓，河面宽阔，十分利于航运，因此成为江西的母亲河。而发源于赣闽边境武夷山脉的抚河，是仅次于赣江的江西第二大河流，而它却是孕育临川文化的母亲河。它汇纳了临川区的盱江、乐安河、宜黄河，流经临川文化绝大部分区域，如广昌、南丰、南城、金溪、抚州、临川，然后流入进贤、南昌，此后分成数条支流，注入赣江和鄱阳湖，全长 387.5 公里，流域面积 17350 平方公里。而抚河上游的盱江，不仅流经南丰、南城等临川区域，而且与闽广相连，成为入闽必渡之江，也是宋代及明清赣粮入闽、闽盐入赣的主要通道。正如南宋抚州知州黄震在《建昌军盱溪桥记》一文中所说“盱江为闽广数十州往来要冲”，于是临川区又成为闽粤沿海与内地交流的交通要冲。

因此，临川文化区域河流属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河网密布，河道宽阔，交通发达，有舟楫之利，广通四面八方，于是，大量的人流、物流，既可以从抚河北上，经赣江与鄱阳湖，与荆楚、吴越相连，再深入中原诸地，又可以南下，过盱江，与闽广相通，深入沿海诸地。所以《大清一统志》引唐宋两代作者诸文说：“形势控五岭封疆之要，据江西一道东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左邻盱江，右瞰麻沅，与邵武并闽楚之喉，酌诸府之中，号为‘乐区’。”（《大清一统志》卷 245，四库本）而这个乐区，正好处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闽粤文化水脉网络的交叉点上。这个水脉网络可不简单，它使本多高山峻岭难于跋涉的临川交通，顿时变得便捷起来。毫无疑问，水是生命之源，无水，人类无法生存，建起的城市也归于死寂。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起源与发展，都无一例

外要受到水的滋养。然而，古代没有飞天行地的现代化工具如飞机、汽车等，单凭陆路行走，必定经常受到山高水险的阻隔，而变得异常艰险与迟滞。因此水脉网络是文明迅速传播与发展，文化交流与繁荣最为便捷、迅速的载体。南丰人曾季狸曾作《苦竹舟行》诗，描写了临川区水路之方便快捷：“船头触处浪花生，船尾随入山影行。一水到家能几远，顺流东下片时程。”所以，这也是古代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和城市都是“夹水而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更是如此，正如刘师培所说：

“古之时，北方之地水利普兴，殷富之区多沿河水，故交通日启，文学易输。后世以降，北方水道淤为民田，而荆吴楚蜀之间，得长江之灌输，人文蔚起。”（《刘申叔遗书》之《南北学派不同论》）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也说：“在中国，其城市化及移民定居的取向，一贯以水路要冲为原则的，……水，自然是提供居住环境方面的中心及首要条件，而同时也将其作为社会经济组织中枢来进行选择的。”

所以，以上话语来检视临川区各县城，你会发现，它所辖的每一个县城几乎都是傍水而建，处在水路要冲之地。如临川县原称临汝县，就是由临水与汝水环绕其城而得名，其“地大人庶，濒汝水以为城”（宋祝穆《方舆胜览》卷21）。早在唐代这里水路就极为顺畅，唐代诗人韦庄《抚州江口雨中作》诗云：“江上闲冲细雨行，满衣风洒绿荷声。金骝掉尾横鞭望，犹指庐陵半日程。”是说轻舟如快马，到达庐陵仅要半日功夫。所以唐代张保和在《抚州罗城记》会说：“临川古为奥壤，号曰名区，翳野农桑，府津闾阁，北接江湖之脉，贾货骈肩，南冲岭峤之支，豪华接袂。”（《全唐文》卷819）再如金溪县城“县南盱水与清江合流于汝，名曰东漕，其地为四达之衢”（宋濂《金溪义渡记》）。如宜黄县城，宋代宜黄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10说：“宜黄县于宜、黄水侧，以水为县名。”（四库本）“二水合流于东北，一水自南绕东趋北者，源远而流稍大：一水自西绕南趋东者，源近而流差小。”（吴澄《宜黄西恩桥记》）明代谭纶《宜黄城记》也说：“宜黄居临、汝上游，当宜水、黄水合流之间。”除宜水、黄水外，宜黄城东北还有曹水，

后流入县北，与宜、黄二水合流。在县东南又有漳水，与宜水合流，至当时的县郭前，又与黄水合流，形成著名港口，名东港。如崇仁县城“宝唐水在崇仁县西南一百五里，源出乐安大盘山，入县境，下流合临水”。也就是说从崇仁县宝唐水乘舟可至临川县，有元代诗人何中《由宝唐舟行至临汝》诗可证。崇仁县除宝塘水外，还有罗山水，在县城西，发源于罗山，水分二派，一入于宝塘水，一合流于临水，入临川境内。在县西五里又有西宁水，发源于华盖山，曲折流入县西，与宝塘水合。在县南，又有福水与清江水等。在县东有青田港水，流入贵溪安仁界。东乡县虽建县较晚，境内亦水网密布，有黄塘墟水、润溪水、花山港水、延桥水、三港口水等。

建昌军的南城县与南丰县均依盱江而建，盱江源于广昌，流注抚河，入鄱阳湖，抵长江，乘船可通省内许多州县，又可远走长江流域省外各州县。除盱江外，还有东江，在府城东一里，源出新城县覆船山，下流经落消石，又流经通会桥，至双港口，后与盱江合流。盱江又成为到达福建水路通道，如唐代韩偓就是乘舟经南城盱江至福建的，有李觏“韩偓当年赴七闽，舟行过此倍凝神”诗句可证。宋代江州（今九江）地处鄱阳湖旁，盛产鱼苗，鱼贩子将鱼苗运至建昌军，过盱江，到福建等地贩卖。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云：“江州等处水滨产鱼苗，地主至于夏皆取之出售，以此为利。贩子辏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衢、婺。”建昌的新城县（今黎川县）主要有三条大川，“黎为中川，五福为东川，龙安为西川。……舟楫所通。中川可达邑城，东川可达五福，西川可达龙安。”故明代涂景宁说：“（新城）江闽孔道，其仕宦商贾舟车负担之往来，昼夜无停晷。”（乾隆《建昌府志》卷5、卷8）

临川区的乐安县，处于群山中，可以说是临川区交通最不便的一个县。元代吴当《题名记》说：“抚之属邑五，惟乐安僻在万山中，舟楫不通，崎岖扼塞，行者病焉。”但是乐安并不完全封闭，其地有众多江水，流贯全境，并与赣江、临川水等水相连，成为外出通道。如鳌溪水，在乐安县治南，源出芙蓉山，东流至县，又西流与赣水合。如大溪源水，在乐安县西北70里，源出大盘山，北流至蛟湖，与临水合流。县南又

有大溪水，源出华盖山，西流至乌水，流入永丰河。如远溪水，在乐安县南 180 里，分三派，至招携，与乌江水合流。最著名的例子是，被誉为“千古一村”的乐安流坑村，也处在群山之中，按说其地交通应该极为不便，幸亏其旁有一乌江水，由东南方招携、金竹一带迤邐而来，绕村西流，至恩江，又经永丰、吉水，注入赣江。由此与吉泰平原和整个赣江流域紧密联系在一起。明清时期，流坑董氏家族涌现出众多的竹木商人，他们就是从乌江上游金竹、招携等地购得竹木，经乌江，入赣江，途经樟树、南昌、吴城等埠卖出。远者甚至可经长江，达南京、扬州、常州等繁华城市。

从上面列举的临川区各县江水，大部分都会与其他江水合流，后多注入抚河与盱江，最终注入赣江与鄱阳湖。如抚州，“府境有汝水，自金溪西流府城，东抱城而北下，流南昌。临水自崇仁流至西津，与汝水合。曹水源出崇仁界双坑，至合处四十里，又东北流入临川界受禅和仙盖诸原之水，过上顿渡数里，入于临川诸水合流。由金玉台出乌鸦石，折而北，过虎头洲，至高洲港，受党溪樟源以西楮山以南之水，至金溪城，受金溪东乡西注之水，而西北略豫章，入彭泽”（清代傅泽洪《行水金鉴》卷 155）。如建昌军“境有盱水，自广昌、南丰，经府城，南会新城飞鸢水，流入抚州新城县，有黎滩水，源自福山之赤芾涧，及岩岭，下流四十里，至孔家渡，即今南津双港，合流至县，又西北经硝石，至府城下一百四十里，会盱水，入彭蠡”（同上）。以上二引文，虽为清代人所述，但江水流向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故亦可作宋代临川区众水之写照。由于运输货物与人口的需要，在沿江处还建了众多驿站港口，如金溪县就有石门驿，在县西南 40 里，上通盱江，下连临、汝二水。在县南有东漕港口，明代宋濂在《义渡记说》：“抚州金溪县南若干里，盱水与清江合流入于汝，名曰东漕，其地为四达之衢，人之所负，物之所载，咸出焉。”也有水陆二通的驿站渡口，宋太平祥符年间金溪县令吕若讷在厚居里建厚居驿，就可通建昌陆道。临川有孔家驿，旧名朝京驿，宋时建于文昌桥东孔家渡旁。从其旧名“朝京驿”来看，就知其交通位置是如何重要。有明代崇仁人吴与弼《发孔家渡》诗可证：“茫茫

新涨漾晴洲，华发宁知非胜游。未了平生山水债，又从临汝附扁舟。”南城有盱江驿，端平元年建，景祐元年移建朝京门外。又有南城驿，在城东南。峭石驿在城东40里。城南与城北分别有曾潭驿、游源驿等驿口。临川有北津渡，上接文昌桥三里，下至吴家渡五里；又有吴家渡，上接文昌桥八里，下至章溪石渡六里。有宋代临川诗人谢逸《北津渡》《吴家渡》诗可证。

因此，以鄱阳湖与赣江为落脚点，以抚河、盱江为骨干，以众多水脉作为网络，不仅为临川大地提供了灌溉之便，绽放出绚丽的农耕文明之花，也为北人迁赣、北风南渐的文化重心南移的气象，提供了舟楫之利。这种交通之便利，引来源源不断的物质流与人流。江西所产的粮食、茶叶、瓷器、纸张、布匹、钱币纷纷运往南北各地，仅以宋代漕粮、茶叶为例，每年要从江西运120万~160万石漕粮，500万斤茶叶，正如曾巩所云：“其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城东门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临川区运输出去的。北宋时仅南城县“赋米之以斛入者，岁且数万”（李觏《上孙寺丞书》）。南宋时的抚州、建昌军的粮食主要输送到建康府与池州，以供军队食用。从外地运往江西内销的大宗货物主要是食盐，这个数目也大得惊人，仅北宋元丰三年（1080）就有1000万斤广盐运往江西虔州、南安军，而618万斤淮盐是运往抚州、洪州、吉州等州。

除水路外，临川区陆路交通也很便利，《元丰九域志》记载了洪州自界首南至抚州127里，西南至洪州界285里。饶州自界首南至抚州陆路有163里。临江军自界首至抚州145里，吉州自界首东至抚州210里，抚州西至饶州界420里。吉州又有一条自界首东北至抚州244里陆路。抚州自界首至袁州150里，建昌军自界首至南康军180里，而自界首至抚州90里。于是以临川区为核心的陆路网，可以畅通江西各州，而临川区通向外省的陆路主要有三条，一是起自南昌，经进贤、临川、南城、新城至杉关，然后由光泽至福建省界；一是经抚州、临川、丰城、新喻、分宜、萍乡，最后入湖南省界；还有一条是起自南城，经南丰、广昌、宁都到赣县，然后过南康、大庾，翻越大庾岭，最后达广东省界。

由于境内江水众多，宋代临川区内又在水上建造许多桥梁，成为水